

小小說——覺情 ■ 許耀云

瀛苑副刊

有一天的某一秒鐘她發現自己的空虛。如果可以沒有睡眠，是不是可以沒有夢魘？是不是沒有忙碌，就不會警覺自己的孤單？如果可以少抽一點菸，是不是不會再浮現到他鮮紅的眼？如果可以停住時間，是不是就不可以嫉妒他身邊和他共度千禧的女人？如果可以生一個像他的千禧寶寶，是不是就能在二十五歲後讓身材不變型？

韻秋的眼睛在黑暗的十字街頭點亮了霓紅燈。是不是沒有黑夜，就看不出女人的韻？她的情人是一個鼓手，來自名為台灣的小島，也許是來自宙斯腿間的世界，那醞釀酒神的性感地帶，他算得上是個絕色男子，basic self animal。想著他，手又抽動，菸又點燃，在紅了眼眶前製造腥紅的火點。

那真是他的節奏，男人孩子般的靈魂。存在他們的基因裡，2003這個理論將被證明，男人的肉體是小狗兒，他們的心智是小孩兒。菸衝進了眼，淚流了下來，「性屈服就是一個易感又纖細的人，碰上了自我中心的情人。」她想起了他在自己身上拍打出來的節奏。抽了一口菸，來不及呼出的煙被笑意擠出，噲了一下，莫名其妙的自己禁不住被物件化成鼓兒的快感。如果能成為他手中的鼓……

上了計程車千禧年千禧司機穿得像千禧蟲蟲，跳動的表和嗶嗶聲，不動的後照鏡和流動的車陣，她總在奇怪的情境陷入一種吊詭的冥思中。跳動「我知道我不該再說下去，但這段時間我真的花太多時間在想妳。」他的手指在桌上跳動「你知道那個住在月亮上的男人為什麼砍不斷大樹？

」 「 因為他總是想從逃走的皇后那邊得到一個吻。」

She loves me... ..She loves me not... .. It's fair to say. She touched a part of me. Knocking the door, opening my heart. I'll see you inside.

如果不是沒有爸爸，是不是可以跳開戀父情節？如果他的兒女沒有爸爸，我是不是可以佔有這個情人？如果廿一世紀的科技萬能，是不是幫我拿走，幫我拿走，幫我拿走那釘在我厚厚心房上細細的釘書針。

2010/09/27